

# 宸宮

沐非  
著

天娇出世，《宸宮》来袭，  
『起点女频人气王』沐非凤鸣天下！  
看九州棋局，谁主乾坤！



朝華出版社



# 宸宇



沐非  
著

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宸宫 (上、下) / 沐非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8. 1  
ISBN 978 - 7 - 5054 - 1836 - 3

I. 宸… II. 沐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201224 号

宸 宫 (上下部)

作 者 沐非

出 版 人 郭林祥

策划编辑 王 磊 侯 开

责任编辑 刘长源

特约编辑 刘红梅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安宁书装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 68433188 (总编室)  
(010) 68413840 68433213 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
网 址 [www.mgpublishers.com](http://www.mgpublishers.com)
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字 数 410 千字

印 张 35

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1836 - 3

定 价 45.00 元 (全二册)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序言

# 天为谁春

波波

看《宸官》很偶然，某天码完字的间隙上起点女频无意中点开的，不承想，随便一看就陷了进去，再也逃不出沐非设置的局，于是开始了每日辛苦等待作者更新的日子。

幽幽深宫里，一个小宫女被鞭笞而死，却有一位复仇者翩然归来，重生在她的身躯之中。

林宸，一位惊才绝艳的奇女子，这万里河山、锦绣天下，是她与元旭并肩作战而来的，到头来，却因别人的一句谗言而被挚爱之人背叛，一杯“牵机”葬送了韶年佳华。

在黄泉业火中苦耽二十六年，她终于回到这世上，却发现元旭已是青史留名的先帝，而与他联手将自己害死的异母妹妹——林媛，竟成了位重权高的太后！

林宸为了复仇，决定挑动太后与皇帝母子相残，繁华若梦的后宫之中，诡谲暗流重重，而她藏身其中，操纵着权柄玉座的无边杀戮……

这样的开局，让所有人热血沸腾、义愤填膺，不知不觉的，被回肠荡气的故事席卷而入，连自己的一颗心都在为林宸而疼。

沐非是个很善于讲故事的人，在御前，林宸毫无内力，只凭剑术击败鞑靼使臣后，晕厥倒下。随后，在她的梦境中，重现了元旭和她的红尘往事。

这一对少男少女，在国破家亡的危局中，相识，相知，相爱……

那是多么温馨动人的一段恋情，但在读者看来，却只剩下悲凉和沉郁。

他们以叶传情，如今墨迹宛然，却人事已非。

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

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

岁月将人心变得面目全非，相濡以沫的挚爱，终究敌不过权倾天下的猜忌和疑心，林宸重生在这世上，任由仇恨腐蚀着自己的心灵。这时，她惊愕地发现，与元旭酷似的亲生儿子、现如今的皇帝——元祈，竟然对自己起了深深爱慕。



此时边塞狼烟复起，藩王们窥视帝位，而外戚林氏也暗藏野心……种种危机，在几重旋涡中，急转直下。

沐非将爱恨情仇写得回肠荡气，却也并非只是耽于小情小爱。夜袭和守城的一幕幕，极为逼真地重现了天朝与鞑靼军的鏖战，读来仿佛有喊杀声在耳，全身的血脉都为之激越不已，每一个细胞都攥紧了担心。

本书之中，最让人念念不忘的两大反派，就是元旭和林媛——沐非笔下的两人，让所有的读者都恨得牙痒痒，就盼着林宸能报仇雪恨，从这一点来说，沐非刻画人物的功底可见一斑。

在我看来，元旭此人在为帝之后，实在太过冷酷无情，因为林媛的“美丽温顺”，因为莫须有的猜忌，就亲手将挚爱泯灭。到头来，他什么也没有得到，临死之前，想与林宸共葬，却被蛇蝎心肠的林媛冷笑着告知，两人魂归两处，无处相逢，最后他死不瞑目，这比什么样的报复都要惨烈！

而林媛，她并非生来就是这样的蛇蝎女子，沐非将她写得相当立体而复杂，她一方面权欲熏心，另一方面，却也是由于家人的自私、环境的险恶而催生出来的牺牲品。所有的读者在本书中对她最是恨之入骨，林宸最后的复仇只为她一人而布局，却不幸让她藏刃自尽，所有心血成为幻梦，在这样的刺激下，林宸将复仇的利刃对准了年轻的皇帝。

最让人牵挂的，除了林宸以外，还有深深爱着她的元祈，那个一心想要振兴天朝却总是处在种种牵绊中的皇帝。

本书中，今上元祈出场时，是为追踪废官中的神秘人而来，经过一番斗智，他终于认出林宸，因这惊鸿一瞥，他从此深深沉溺，不可自拔。

从一开始，他就将一颗心系在了林宸身上，他是个有魄力和才干的君王，且与那些晦暗过往完全无关，却万般不幸的，从一开始就被父辈的仇恨所羁绊。

他一路行来，平衡后宫，远征塞外，平息藩王作乱，都得到了林宸的扶持相助，所以他的心中很甜蜜——佳人心中有我。

但他越是甜蜜，身为读者的我越发胆战心惊。

洞房花烛夜，他痛彻心扉的一眼，让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读者都纠紧了心，那几天文区全是读者的讨论——好在，沐非还不是完全的后妈。

故事到最后，两人的结局，应该是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不管是一同赏花的悠然，还是一年一见的相约，“相思相望不相亲”，都是合情合理的，不管两人能否在一起，只要心中释然，何处不能安恬？再套一句更俗的话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林宸与元祈的爱，无论是在万般的无奈之下，还是在深情的释然的惦念中，都达到了深爱的最高境界。

读《宸官》，好似自玉盏中饮下一杯月华生就的酒，清冷无限，却又魅丽自生，最后只化为怅然一叹。

只叹一声，天为谁春。



|      |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序 言  | ◎ 天为谁春 | 1   |
| 第一章  | ◎ 明灭   | 1   |
| 第二章  | ◎ 尚仪   | 18  |
| 第三章  | ◎ 闻笛   | 35  |
| 第四章  | ◎ 胡使   | 52  |
| 第五章  | ◎ 天宸   | 62  |
| 第六章  | ◎ 元旭   | 76  |
| 第七章  | ◎ 圣眷   | 90  |
| 第八章  | ◎ 林媛   | 100 |
| 第九章  | ◎ 夜宴   | 113 |
| 第十章  | ◎ 咒毒   | 127 |
| 第十一章 | ◎ 静王   | 147 |
| 第十二章 | ◎ 绝杀   | 163 |
| 第十三章 | ◎ 凤阙   | 175 |
| 第十四章 | ◎ 亲征   | 189 |
| 第十五章 | ◎ 无明   | 208 |
| 第十六章 | ◎ 大捷   | 223 |
| 第十七章 | ◎ 册妃   | 240 |
| 第十八章 | ◎ 玉碎   | 258 |
| 第十九章 | ◎ 立威   | 277 |
| 第二十章 | ◎ 鬼魅   | 296 |



| 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一章 | ◎ 决裂  | 309 |
| 第二十二章 | ◎ 出马  | 326 |
| 第二十三章 | ◎ 黄雀  | 344 |
| 第二十四章 | ◎ 大晋  | 359 |
| 第二十五章 | ◎ 勘合  | 371 |
| 第二十六章 | ◎ 寂灭  | 379 |
| 第二十七章 | ◎ 外侮  | 393 |
| 第二十八章 | ◎ 北狩  | 405 |
| 第二十九章 | ◎ 守城  | 422 |
| 第三十章  | ◎ 缘尽  | 432 |
| 第三十一章 | ◎ 秋凉  | 443 |
| 第三十二章 | ◎ 宫变  | 456 |
| 第三十三章 | ◎ 月惑  | 484 |
| 第三十四章 | ◎ 星坠  | 494 |
| 第三十五章 | ◎ 奈何  | 503 |
| 第三十六章 | ◎ 岁逢  | 517 |
| 番外    | ◎ 清敏  | 535 |
| 番外    | ◎ 元旭  | 538 |
| 番外    | ◎ 归长天 | 544 |
| 番外    | ◎ 恨蹉跎 | 548 |
| 后记    | ◎     | 551 |



# 第一章 明灭

鱼跃龙门，是宫中女子的梦想，所有的黛眉浅画、宝髻千变，都不过是为了那九五至尊闲暇时的惊鸿一瞥，偶然惊艳，或者是一时青睐。

一切有为法，  
如梦幻泡影，  
如露亦如电，  
应作如是观。

——《金刚经·第三十二品·应化非真分》

永嘉十二年的春天甚是邪异，才二月里，天气就忽冷忽热，变个不停。福寿宫里的老太妃生受不住，终是薨了。几日后，皇后又卧病在床，太医们天天会诊，总不见起色。内外命妇一起陈说，太后便请了国钦寺的慧明禅师来讲经祈福。

初七，六宫里才发了春装。宫人们口中不说，私下里却是绞尽脑汁地想着，如何在青灰衣裙上小动针线，既不违宫制，又能显出俏美。

鱼跃龙门，是宫中女子的梦想，所有的黛眉浅画、宝髻千变，都不过是为了那九五至尊闲暇时的惊鸿一瞥、偶然惊艳，或者是一时青睐。

汉时的未央神话，是宫中女子心中最华美的梦。

白天日头暖融，却不料，到了晚上，天色冥迷竟下起雨来。春寒随着雨丝，一阵阵倒上来，到了子时，轰隆隆一声竟打起雷来！



蓉儿一把拿起毛巾，叫了声好烫，一边又给晨露额头敷了一条冷的。她瞥了眼白萍、彩儿，见她们仍是蜷在被窝中，不由得心中发恨。她把毛巾一甩，狠狠地扔在桌上，弄出不小的声响。

白萍哼了一声，转身睡了过去，彩儿终于绷不住，爬起身来，迟疑地问道：“晨露好些了吗？”

蓉儿看着她，想发怒，又忍住了，“额头越发烫了，她本来身子就虚，挨了那一顿打，又碰上这天气……”

她想起刚入宫时，晨露那小小的、胆怯的笑容，想起那日棍棒齐下，她缩成一团的弱小身形。

“要怪，就怪我们生得不好……要是爹妈给了好家世，就算做不了主子，也能做上三阶的女官，有头有脸的，也不会轻易挨打！”彩儿不甘地嘀咕着，想起娘娘们的贴身宫女，那金尊玉贵、盛气凌人的样子，又是神往，又是妒忌。

她们四个都是云庆宫中的粗使宫女，因为出身微贱，又没有使银子，就被派到杂役班，什么擦柱子、抹地板，甚至拔草除尘都是她们的活计，白日里辛苦奔忙，晚上也是睡四人大通铺。

其他宫女都被小太监们尊称一声“姑娘”或是“姑姑”，她们这些人，却是谁也不会正眼瞧的。哪天娘娘气不顺了，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拿她们出气。

蓉儿一声惊叫，打断了彩儿的苦怨，“不好了，晨露开始发冷了……冷得像冰块！”

彩儿不及答话，铺上的白萍便翻身坐起，嚷道：“半夜三更的吵什么啊，还叫不叫人睡了！”

“你真没良心！晨露还不是为了替你的班，才会把漆洒到娘娘身上。”

“那是她自己笨手笨脚！人死了没，还没死就快叫善人堂来抬人，死在这里，还怎么住人？”

“你！”蓉儿气不过，冲过去就要撕扯，却听见彩儿大叫：“你们快来……晨露，她、她没气了！！”

蓉儿三两步疾奔回东铺角，伸手一探，颓然坐倒。

她看着这僵直、瘦弱的躯体，看着那青白的小脸，那蹙着眉、闭着眼，好像仍在忍痛的表情，她哽咽着哭不出来。

这一条命，何其微贱！

她起身抱住晨露，终于哭出声来。

她哭着，想起家中的娘亲和小妹来，仿佛要把一生的悲苦，都诉之于哭声。

彩儿踌躇着，半晌才道：“我去喊善人堂的人！”

她拿了把伞，跑了出去。

迎面的雨水让她打了个寒战，不知是因为冷，还是为着屋内凄凉的哭声。

屋内，没有人再说话，蓉儿噙泣着，白萍两眼望天。

半个时辰后，彩儿才回来，她带着哭腔说道：“善人堂的不肯来，说是大雨天……就让她挺尸在屋里……”

善人堂是宫中有善心的大太监和女官们设的，有些无亲无靠的宫人死去，他们会拉出去埋了，现在连他们都不肯来。三人立刻明白，这一夜自己要伴着尸体睡了。

蓉儿悲从中来，又哭了起来，彩儿哆嗦着，“我听说，下雨天，容易闹尸变……”

她的声音带着恐惧，随着雷声轰隆劈下，显得分外阴寒。

白萍打了个寒战，皱眉看了看另一端的僵硬躯体，嫌恶地挪了挪铺盖，说道：“少胡说八道。”

尖酸的话语戛然而止，她死死盯着那具尸体，突然，爆出一阵惨烈的尖叫。

白亮的雷电，瞬间照亮了整间屋子，雨声哗哗，铺上那具尸体静静地睁开了双眼。

她目光森然、神光流转，令人不敢平视，双眸转动着，打量着四周简陋的环境以及惊愕害怕的三个女人。

雷电轰鸣，震得乾清宫内灯烛闪烁。左侧有一只云窑瓷炉呈大禹治水状，其中檀香冉冉，皇帝手执黑子，意甚踌躇。

他看着雷雨交加，也就不愿去睡，遣人去留下给太后讲经的慧明禅师，一起在乾清宫中对弈。

手谈之道，淡泊二字而已。前人往往几日才成就一局，两人下到中夜，也不过局面过半。

白子大龙已成气候，隐有腾云破空之势，黑子却无所作为，散乱得不成气候。

局势甚危，皇帝却漫不在意，端过茶碗一试，笑道：“好茶。”

“皇上且慢品茶，小僧却要先取一局了。”慧明落下关键一子。

“哦，朕要输了。”皇帝仍是平和，轻松笑道，“禅师果然好棋艺。”

看着他温和平正的意态，慧明心中暗忖道，一直传说这位万岁性情温厚宽正少怒，果不其然。

“可惜，禅师的眼界未免太浅了些。”皇帝的声音，在雷声中，竟是别样的寥淡和危险。

慧明愕然抬头，看入皇帝眼里。

在那温厚平和的笑容下，笑意未达眼底，皇帝眼中深不可测，无穷的深渊仿佛要



择人而噬。

当的一声，慧明手中棋子落枰。

皇帝伸出手，那五指修长然而坚定，他放下一子。

仿佛是一瞬间，那散乱的各处立刻互为支援，相互呼应。

棋势已成，大龙顿成死地。

皇帝含笑看向慧明，“卿一子不过呼应五步，而朕从不计较一子一地，朕求的是最后的水到渠成。”

慧明被那一眼惊得已是慌乱，逢此大败，只能唯唯。

皇帝止住内侍，亲自动手收拾，仍是漫然道：“太后宫中的佛像还妥当吧？”

“此乃观世音菩萨，遍体以七分金——”

皇帝挥手打断了他的介绍，“禅师认为临时抱佛脚有用吗？”

这很是居心险恶的话，让慧明战栗不已，他隐约知道，自己坠入了一张大网。

皇帝笑得洒脱，“太后从你那儿请了一尊佛像，而道门的玉虚道长，却即将成为护国真人。”

慧明又惊又怒，“太后她……”

皇帝爽朗地大笑，“难得有今日的兴致。棋局已毕，禅师请回吧。”

慧明咬咬牙，下定了决心，毕恭毕敬地跪下行礼，“谨遵陛下旨意。”

清晨，粗使奴婢们来到食厅，领取自己的一份早膳。至于高阶宫女们，则要服侍完主子后，由自己的小丫头代为领取，有些有头脸的，甚至有自己的小厨房。

宫中等级森严，一层一层，越到上头，越有人上人的意趣。

白萍、彩儿仍是余悸未消，远远地避开晨露，只有蓉儿爱怜地端来粥和馒头，又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纸包，里面是圆胖可爱的煮鸡蛋。

“快吃吧，让你休息你不听，待会儿要是晕了过去可怎么好。”蓉儿像个大姐姐似的，嗔怪数落着，眼里却满是喜悦。昨晚晨露一时背过气去，还以为她已经没了。没承想，一个雷头轰下，居然又睁开了眼，今早居然还能起身了！

她狠狠地剐了眼白萍、彩儿，暗骂道，两个死丫头，红口白牙的乱说什么尸变！

晨露静静地看着她，忽然笑了，“蓉姐，你对我真好！”

她清秀的相貌因这一笑，顿时明丽异常，眼波流动间，竟有一种高贵凛然之气。

蓉儿看呆了，半晌才回过神来，却见晨露已经低下头去，吃了起来。

她吃得很快，却丝毫不见粗鲁，一会儿就风卷残云地，把粥喝了，馒头吃了，然后才是鸡蛋。

蓉儿咋舌于她的好胃口，又想起她已几日没进大米，不由急道：“你慢点吃，几

日没进食，如今这么胡吃，还了得吗？”

晨露沉静地一笑，“不妨事，我先喝了粥汤，才吃的其他的。”她继续香甜地吃着，几乎把脸埋进了碗里，“好饿，我真的很久没吃东西了。”

没有人听到她心中那声叹息——是的，很久没吃了。

二十六年了。

一日如常。

晨露刚刚痊愈，只能做些轻的活计——好在今日只需把栏杆擦个透彻。

蓉儿觉得很奇怪，晨露在干活的间歇，竟问起了宫中逸事。平日里她可对这些毫无兴趣，她是个没心眼的实在人，一五一十便讲了起来。

擦了一天的栏杆，四人回到房间，随便梳洗后，很快就上了大通铺。

晨露没有睡着。

听着三人均匀的呼吸，她睁开眼，披衣起身，来到窗前。

已是半夜，亭台楼阁在黑暗中灿然生辉，远处的镜湖波光微激。

风景依旧，人事已非。

现下已是永嘉十二年了啊……

她叹息着，如同第一次见过似的，端详着自己纤弱的身躯，还有这一室寒苦。

不曾想到会有今日啊……

她几乎是自嘲地笑了。

没有人会想到，晨露，这个羞怯微贱的宫女，早已经死去。

在这个身躯中重生的，是她。

在地府中，因着术士的诅咒封锁，她连奈何桥也过不得，被困在火中焚烧，整整过了二十六年。

如今因缘际会，幽幽一梦，醒来后，却被人唤作“晨露”。

二十六年啊……人生繁华，一朝落尽……

我……是谁？

她抬起头，看着窗外的宫中诸景，无声地说道：我的名字是——林宸。

这天下，还有多少人，记得这个叱咤风云的名字……

第二日，管事太监有话，道是前日风狂雨疾，损了云庆宫中不少花木，少不得要调理一番。一声令下，四人就在庭中忙碌起来。

今日天色大晴，风却也很大，蓉儿扶起一丛枝蔓，又是培土，又是修剪，忙个不停。

她抬起头，担忧地看了看晨露，刚说了句：“你衣裳太单薄了——”却听见外面



一阵轻微的喧哗，再看时，却见两顶宫轿落在门口照壁处，总管太监那尖细的声音喊道：“恭迎娘娘回宫！”

蓉儿咦了一声，道：“今日齐妃娘娘怎么这么早回宫，她不是要协助皇后打理六宫事务吗？”

只见宫人们正欲搀扶，第一顶轿子珠帘一掀，齐妃已经从轿中走了下来。

齐妃身着绛红绣金宫装，面容艳丽无比，一双凤眼媚意天成，却又凛然生威，一头青丝梳成华髻，繁丽雍容，那小指大小的明珠，莹亮如雪，星星点点在发间闪烁，烈日映照下，令人不敢正视。

她步履轻盈，手中却是紧紧撕扯着绢帕，柳眉倒竖，美眸含威，三两步就走到花丛边。

她的贴身宫婢香盈迎上前去，还未及开口，但见齐妃细咬银牙，微微冷笑，也不言语，就是一掌掴去。

香盈虽是懵懂，却不敢避让，生生受了这一掌，脸上指痕宛然，跪地求饶：“娘娘饶恕……”

“齐妃姐姐火气好盛啊……”

身后有女子笑道，声音清脆，却又说不尽的慵懒妩媚。

第二顶轿中，有一女子慢条斯理地下轿走来，她身着淡粉衣裙，细腰以云带约束，更显得不盈一握，发间一支七宝珊瑚簪，映得面若芙蓉。

她在左右侍婢的搀扶下，仿佛弱不禁风，只那眼中的得意笑意，明晃得耀眼。

“是云萝这小丫头！”蓉儿她们看着，低呼出声。

原来这云萝本是云庆宫宫婢，齐妃本来喜她嘴甜伶俐，收在身边。不料她相貌出众，一次皇帝驾临时见了她，随口调笑，竟比起了月下昭君。齐妃不由打翻了醋罐子，忙命人远远打发了去浣衣局。

“多日不见她，怎么竟成了主子？”一众人等都暗暗纳罕。

云萝却不在意，曼声笑道：“姐姐容禀，当日我走得匆忙，有几样心爱物事却没带走，今日一并拿走吧……明日还要服侍皇上，并没有工夫来呢！”

说完，云萝也不等回应，竟袅袅娜娜地走去原先住处。不到一炷香的工夫，她就拿了个包袱出来，微微向齐妃一躬，径自回轿离去。

齐妃气得颜色不正，双手颤抖，对着香盈又是一记耳光，“昨日皇上偶遇云萝，封了她做云贵人……本宫不是让你把她远远打发出去，不要再让皇上见着的吗？你怎么当的差！”

香盈噤嘴道：“她在浣衣局，怎么会……”

齐妃思索片刻，冷笑道：“必定是‘她’……昨日一早装贤德，非要皇上陪她去



烟霞阁看望老太妃，就是为了‘不经意’地经过浣衣局，到时候让这小贱人来个邂逅，还不是水到渠成！”

香盈恍然大悟，“是皇后。”

齐妃挥手止住了她，觉得此处人多嘴杂，正要召集心腹密商，却见花丛中隐约有人。

“谁在那里，出来！”

四人起身，未及下跪行礼，齐妃眼尖，一眼瞥见了晨露。

她记性甚好，一下想起，这就是那日把漆洒在自己身上的宫婢，一股滔天怒火正没处发，伸手指定了晨露，“把这贱婢拖出去，打死算完！”

齐妃威仪深重，又在盛怒之中，一声令下，早有人七手八脚地把人拖了出去。香盈连忙跟了出去，权作监督。

蓉儿低呼一声，就欲起身，却被彩儿死命拉住了。她浑身都在颤抖，想了想，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，转过身对着齐妃，用力在地上磕头，“娘娘千岁千千岁，就饶了她这一遭吧！”

她用力磕下，鲜血的血染红了石砖。齐妃却理也不理，转身回了内宫。

再说那厢，香盈跟了过去，看太监们去拿了刑杖，正要施为，那唤作晨露的宫女，轻轻开口道：“香盈姐姐且慢，我有一桩秘密要告诉你。”

话音清脆自如，好似丝毫不曾害怕。

香盈禁不住好奇，走前两步，“什么秘密？”

晨露抬头，正对上香盈好奇的双眼。

瞬间，她眸中金光一闪，香盈只觉得身不由己，直直看入了瞳孔深处，那深不见底的冥黑，竟是充满妖异诡谲。她头脑一凉，随即浑噩起来。

“姐姐你素来聪明，又怜悯弱小，一定会帮我向娘娘求情吧？”

眼中的冥黑，似乎要把人吸入，香盈呆呆的移不开眼，只定定地道：“是啊！”

下一刻，她恍然惊醒，揉了揉眼，尖声对着太监道：“先别动手，我要去禀报娘娘。”

齐妃倚在榻边，余怒未消，香盈进来，小心地奉上熏香。

“娘娘，奴婢有一言，不知该不该说。”

“要吞吞吐吐你就给我出去！”

“是。皇后这番，明显是来意不善，是对着您来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所以您更不能给她抓到把柄。”香盈热切地说道。

齐妃以指拢了拢额前的鬓发，“什么把柄？”



“这节骨眼上，任何不慎都可能成为把柄，按说打死个把宫女，是我们云庆宫自己的事。可落到有心人眼里，对景儿发作起来，可就是不恤人命的罪名了。”

“你是说放了那丫头？”齐妃端详着指尖鲜红的蔻丹，不悦地道，“本宫最恨这等笨手笨脚的奴才！”

“娘娘明鉴……这等蠢笨之人，不值当为她坏了我们的名声。不如，明日我找刘总管，把这丫头调走，换个伶俐的。”

“依你……不过，一定要仔细了相貌，不能再养虎为患！”

晨露被放了回去，蓉儿自是喜笑颜开，其他两人也是啧啧称奇。这两日她们见晨露一无异状，想起自己曾咋呼什么“尸变”，脸上过意不去，对她也亲切了很多。

白萍撇嘴道：“香盈这小蹄子是个心黑手辣的性子，今天居然大发慈悲，给晨露求情，难道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”

彩儿殷勤地给晨露端来茶水，“妹妹你喝口茶吧……平日里你不声不响，没想到跟香盈姑娘有情分。她可是娘娘跟前最得意的人……今后有什么好处，莫要忘记了我们姐妹。”

如此这般，四人吃过了午饭，又得了管事太监吩咐，说是下午无事，莫要乱走着娘娘。春日天气晴暖，左右无事，四人都上床午睡起来。

晨露听得三人呼吸均匀，轻轻捂胸，咳了两声，吐出了一口血，苦笑道：“好霸道邪门的功夫！”

这“九幽摄魂术”出自西域邪教，前世时，她一时好奇，记下了这门功夫，却从来没用过。这次重生，危急时刻，却起了大用，可惜这具身体资质孱弱，又没有内功护体，才反噬到了脏腑。

九幽摄魂术看似玄虚，实质不过是以眼神来控制他人心神，为己所用。这门功夫练成了极有威力，但晨露只是粗通皮毛，一旦遇上意志坚定之人，或是让受者做他极为抗拒之事，仍会惨败。

虽是皮毛，但对付香盈这不通武学的宫女，却是足够了。晨露忖道，再也耐不住胸中烦恶，连忙盘膝，以“黄庭养生诀”中的方法吐纳。

此诀不是武学内功，只是通过呼吸来改善自身，强体养生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作用甚大。

这具身体病弱太过，不知要修养多久才能重练内功。吐纳后，晨露想到了这个棘手问题，大感头疼。

“算了，能让我重生于世上，已经是殊遇了，奢求太多会遭天谴。”半是玩笑地安慰自己，她也陷入了睡眠。

第二天，香盈前来转达了一个重要的命令——晨露转调到御花园。



晨露手脚利落地收拾着衣物包裹——也不过两身衣服，几两微薄的体己银子。蓉儿眼眶泛红，哽咽道：“这一去，不知要几时才能见着，自己仔细冷暖，小心莫要得罪贵人……”

白萍也不复往日尖刻，歉疚道：“唉……我们这等人，不过是贵人手里的物事，随意调来换去，想想真没意思。”

彩儿见气氛伤感，笑道：“其实御花园也没什么不好，一朝皇上驾临，要是看上了谁，那就……晨露你要多加努力才是！”

白萍冷笑，“也就是你这等蠢人才如此作想……上次圣上赏雪，渊天阁洒扫的紫鹭故意穿了碧纹纱衣——那妮子也真禁冻——圣上道是林中仙子，还没等临幸，太后就说她是狐媚惑主，四十杖活活就被打死了。”

三人噤然不语。良久，蓉儿才道：“这种事在宫中不算什么稀奇，明的暗的，件件桩桩，不过引得人说嘴一番，慢慢就淡了。过了一阵，谁还记得这冤死鬼？所以，”她看着晨露，脸上是前所未有的严肃，“晨露，便是真的见了皇上，也千万不要存着往上的心思！”

晨露看着她担忧的神情，心中一暖，接着，她微微羞怯地笑了，“姐姐想到哪里去了，我这等平凡姿容，哪里是成凤凰的料？”

如此这般，四人话别了一阵，御花园管事已派了小太监来领人了。晨露停住，深深看着身后富丽幽雅的云庆宫，还有蓉儿不舍的眼神。

这是她重生后，第一次的住所，第一次的同伴。

她微微笑了，眼中的空灵清冷被笑意暖成一泓温泉，随即，归于冰冷。

宫中胜景良多，光是园林，便有聚香、晓寒、瑶林等处，但若是说到“御花园”三字，却必是说镜湖边的那处。

此处位于宫城东角，原本是先朝宠妃的凝碧园。传说此处以碎玉铺地，以寒绢为花，又以地热之术，夺天地之造化，生就一池清荷，冬日里，氤氲成云有如仙境一般。

本朝由先帝开创，他于园林一道，颇有涉猎，在原先凝碧园的底子上，又加以拓展，才成今日规模。

此处的命名也颇多怪异，传说先帝曾提笔写下一个斗大的“天”字，随即掷笔，竟是悲恸不能自己。宫中皆是愕然，后来，便只得统称它为御花园。

御花园中姹紫嫣红，争奇斗艳，自不必说。尤其是那碧波清池，嶙峋怪石以及黑瓦白墙的水榭长廊，都是照着江南园林的样子，由能工巧匠精心布置，和北京的北地风景，殊有不同。



御花园的宫人分作两班，一班负责修筑，一班负责花木。小太监领她到时，总管正在歇息，他吸着玉制嵌金的烟杆，闭目品茶。

半晌，他才睁开眼，略微扫了扫晨露，问了问名字来历。

他想了下，道：“你长得这样瘦小，修筑班你是干不了的，去花木班吧。”

花木班管事是个四十出头的姑姑，瘦高瘦高，脸色蜡黄阴沉，问了问来历，冷笑道：“我这里竟成了蛮荒流放的地儿，什么主子不要的，老的少的，做不动事儿的，都往这里扔！”

小太监赔笑道：“姑姑仁心慈厚，这丫头也只有您才调教得出来，要是放修筑班，怕是石头砖头就要坠断她的腰！”

姑姑也不理他，转头问晨露：“你会侍弄花木吗？”

“略懂一二，以前在云庆宫，那园子也是我们照料的。”

姑姑的脸色这才和缓些，“我姓何，你叫我何姑姑就好。你在我花木班，就要勤恳做事，那些虚情小意、奸刁懒馋的勾当，只要让我看到，定是撵了出去。”

她让晨露跟着一位老宫女做事，平时主要是除草浇灌，若是看到名贵花木有了枯凋，就要禀告她定夺。

晨露一一受教，正要下去，何姑姑招手让她回来，道：“我班里二十个人，都住得满满的，你的住处可怎么好……这样，最东边有一间房舍，平日里堆放杂物，我让小太监把它清出来，你就住进去吧。”

她看了看晨露纤瘦的身形，有些迟疑，“你一个人住，又是那么荒凉的地儿……要不，我让一个人搬来陪你？”

晨露一听单独一间，想起练功等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心中一宽，听她这一说，连忙道：“多谢姑姑好意，我家中偏远，从小住惯了也不害怕。我初来乍到的，若要惊扰别人搬家，心里总是不安。”

何姑姑点头，“倒是个体贴的丫头……既如此，你便去吧。”

晨露盘膝打坐，功行三十六周天后，睁开了眼睛。

这具身体的底子实在太差，先天就是孱弱，后天又失之调养。晨露本是小户人家出身，父母早早过世，靠宗族周济，能混个温饱已然不错，哪里谈得上什么养生？

她极为失望地叹了口气，内力增长非常缓慢，和前世那一日千里的进程，不可同日而语。虽然招式的领悟透彻透明，可要是没有强劲内力，根本无从施展。

她走到窗边，微凉的夜风从窗纸的缝隙中吹来，让人头脑一清。

这间是她的寝居，自那日何姑姑派下差事，她就住到了这里。转眼间，十数日过去了。